

水經注疏要刪 第一冊

與經之疏
或州
黃志平
謹題

水經注疏要刪自序

自全趙戴校訂水經注之後羣情翕然謂無遺蘊雖有相襲之爭卻無雌黃之議余尋繹有年頗覺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脈水之功未至卽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潔之質而漫施手澣者亦有明明班疣而失之眉睫者乃與門人熊君會貞發憤爲水經注疏稿成八十卷凡酈氏所引之書皆著其出典所敘之水皆詳其遷流簡牒旣繁鐫板匪易而日月已邁恐一旦填溝壑熊君寒士力亦未能傳此書易世之後稿爲何人所得又增一趙戴之爭則余與熊君之志湮

矣因先刻其圖又卽疏中之最有關係者刺出爲要
刪其卷葉悉依長沙王氏刊本以便校勘大抵考古
者爲多以實證無可假借也其脈水者爲略以文繁
非全疏不明也趙之襲戴在身後一二小節臧獲隱
匿何得歸獄主人戴之襲趙在當躬千百宿賊質證
昭然不得爲攘奪者曲護謝山七校用力至勤精華
已見趙書中間有趙氏所不取者終非淺涉可及朱
箋多挂荆棘所以來誠甫之白眼但獨闢蠶叢何必
不爲五丁之先導孫校躋駁此事本非當家而名震
一代不嫌爲耳食者鍼膏肓其他未有專書而於此

注表異同者亦間爲論斷張湯據案未免過酷然當
衆家攘臂之間亦似不得談笑以解紛也
光緒乙巳秋八月宜都楊守敬序於菊灣

楚北楊君惺吾博覽羣籍好深湛之思凡所論述妙
悟若百詩篤實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輿地之學
嘗謂此事在漢以應仲遠爲陋在唐以杜君卿爲疏
此必有洞見癥結而後敢爲斯言所謂眼高四海空
無人者也所撰歷史輿地圖貫穿乙部隋書地理志
考證算及巧曆而水經注疏神光所照直與酈亭共
語足使謝山却步趙戴變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數蠹
緼歲久煥若神明曠世絕學獨有千古大雅宏達不
我河漢光緒己卯十二月文昌潘存

此文昌潘先生孺初二十年前題語也愛我之深

不覺推之溢量今先生墓木已拱而吾書方成過
情之譽何堪告人期許之私聊以志知己云爾癸
卯仲冬守敬記

水經注疏凡例

自閻百詩謂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七而後郭璞撰水經之說廢自水經注序出不言經作于桑欽而後來附益之說爲不足憑前人定爲三國時人作其說是矣余更得數證焉沔水經東過魏興安陽縣南魏興爲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趙氏疑此條爲後人所續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經之明證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明云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此又魏人作經之切證又劉璋分巴郡置巴東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經文只稱巴

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羨縣而經仍稱江夏沙羨吳置始安郡於始安而經仍稱零陵始安蓋以爲敵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經不下逮晉代之證也

至於注中之文出於酈氏後者如漾水篇中之長松縣是隋開皇十八年所置已爲趙氏拈出今予覆校

夷水篇之宜都縣是陳天嘉三年所置

斬水篇之齊昌郡明稱後

齊則戴氏所增改

他若梁武新制之郡縣注中所載甚多不

第引吳均之語爲不比也此皆後人驛入

古書言水名稱錯出源流參差酈氏以互受通稱說之遂覺渙然冰釋此例實發之禹貢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蓋以二水並大非一水所得專其名故並稱之班孟堅識此例故湖漢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西漢水潛水同流而各言入江其他入河入海之水如此者尤多水經淇漳聖巨等水並言入海亦此例皆酈氏所謂互受通稱者也前人引而不發至酈氏始明言之真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詳要
刪中

亦有班氏未言而酈氏引伸之者班氏謂恒水入滹衛水入滹沱以恒衛釋禹貢以滹沱綴職方酈氏

謂恒卽滌衛卽滹沱

今本缺滹沱篇以滌水例之當必有此說

互受通稱

而後知禹貢紀恒衛不言滌滹沱之故近儒謂恒衛雖小曾所致力故載之滌滹沱雖大無所見功故略之吾不知恒代陵谷之間古昔有何泛濫沾淀汙下之地今日方成澤國耶知酈氏每樹一義上下千古矣

顧亭林推朱箋爲有明一部書趙氏則多駁擊良由朱氏著書太多未以全力赴之故不免有得失然徵引秘文自非胸羅九流者不能且不輕改古書在明人實爲罕見只如酈引地理志並載王莽改名其與

今本漢志異者趙氏必一一據改安見今本水經注必誤今本漢志必不誤也

自朱氏校此書後項駟復刻而掩爲已有又多刪削故其撲塵之功多隱黃晟本因之而朱氏原本遂微王氏合校例云全載朱氏而遺漏甚多想其所據爲黃氏本未見朱氏原本也

趙戴亦似未見詳要刪中

全氏之書最爲後出王氏稱慈谿林頤山斥爲僞書余按其書精華已多見趙書中而其改訂字句則與趙十同八九全爲趙書作序則採其說自在意中惟戴所獨見者亦間有同之則或王梓材之所爲然中

有趙所不載者雖未必一一皆當自非沈酣此書者不能謂盡屬子虛亦太過王氏合校本一概不錄殊爲可惜

全戴趙之相襲人人疑之而未有定說余今核之趙氏校訂字句一一臚列原書此非取諸他人無容擬議全趙生前本互相推挹趙書載全說毫無假借其有與近刻全書不同者則有五校七校之異全書之從趙訂者則概不著所出未免掠美此或出後人校改未必皆全氏之舊

趙氏之襲戴者甚少然亦間有一二緣趙氏所訂皆

著所出其不著所出者保非戴本當是梁氏伯仲所爲盧抱經之言應不誣也唯經注混淆之故戴氏條例分明確鑿不易趙氏所訂約略言之終不瞭然故段茂堂經韻樓集力以校正經注之功歸之戴氏又見趙氏校定字句皆有所本亦不能無疑特以問諸梁伯子惜余所得清白士集無蛻稿未知其所答如何或亦有難言之隱竟不答之

至於戴之襲趙則昭然若揭今觀王氏合校本雖百喙不能爲之解者若以趙氏所見之書戴氏皆能讀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余謂事同道合容有一二豈

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余今所訂凡有趙氏所未檢出者何止數百事皆故書雅記初非僻典何以戴氏亦未能訂之耶且有趙氏未檢原書以臆定而誤者戴氏亦卽貿然從之此又何說

戴氏所訂但言近刻之訛亦未嘗以其所訂者一一稱爲大典本而其進呈序文則謂皆大典本此則欺世之甚觀孔繼涵所爲戴氏遺書序言東原之治水經也始於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刊於浙東未及四之一而奉 召入京師與脩四庫全書又得永樂大典內之本而以平日所得詳加訂正云云則孔氏

所刊乃是戴氏重訂次序之本卽浙東所刊未全之
底本其時戴氏未見大典本何以其所訂一一與官
本相同則知戴氏得見趙本以其書未刻略爲改訂
冒爲已作而又盡刪趙氏識語以泯其迹厥後得見
大典本遂居爲奇貨此其不可問者

若謂大典本是宋刊善本故多與趙訂相同此亦不
然此書宋本明代謝耳伯見之孫潛見之 國朝錢
遵王藏之乾隆間沈大成亦見之若果有與趙氏所
訂同者何以謝耳伯孫潛等所校之字不過百一而
亦未與大典本同尤可證者曹石倉藏書最富所撰

名勝志幾以水經注全部彙入其所訂爲趙氏所不收者尙千數百字而其沿誤與朱本同者亦不少若謂曹氏不見宋本耶何以異同間出且有遺文若謂曹氏見宋本耶何以不能與趙戴同耶乃知大典本與朱本實不甚有異同張石洲之說自不誣戴氏所稱刪正四五千字以爲皆從大典本出然乎否乎若云大典本尙在謝孫等所見本之前則寰宇記長安志所引水經注諸逸文何以不能皆備是知大典本亦是殘五卷之本不能出崇文總目以前且分三十五卷爲四十卷是何聖從所爲大典本不聞是三